



目 录

CONTENS

上 册

结 局	何米娜(1)
抱着生命过海洋	程 式(3)
因为有了秘密	曾有华(5)
一朵花的记忆	水 边(7)
最纯粹的大学	云 佳(11)
那年青春是个错	胡昌峰(16)
公元 2000 前后	巧 倩(19)
那年,你 17	余苏红(24)
白色,青春的殊荣	李 芳(30)
灯	胡 果(33)
如果心老为自己跳	晶 星(35)
选择幸福	艾达尔·拉瑞(37)
幸福是一些时刻	胡 君(40)



趟过苦难的河流·····	薄 琦(44)
摇 篮·····	郑春芳(49)
趟过雨季·····	纪 丽(53)
无声的世界·····	王 燕(59)
人生的行囊·····	乔 叶(62)
童 话·····	安武林(68)
回忆是另一种方式的重逢·····	陆可光(71)
生命之美·····	佳 笔(73)
难忘我绝望时你的微笑·····	谭逢春(77)
懂得放弃·····	李智红(82)
失去才觉宝贵·····	晓 晓(87)
静静地,我凝望来路 ·····	艾明波(89)
何必自寻烦恼·····	倪辉祥(93)





窗 外	董 桥(96)
灵魂的呵护	周 桃(98)
天鹅与水珠	李 森(103)
那抹燃烧的晚霞	李佩芝(105)
泪 雨	峰 云(109)
一只狗的夏天	张艳芳(113)
飞吧,足球	赵 蒙(115)

下 册

需要勇气的时刻	格雷斯·帕金斯(119)
河南娃	朱予飞(122)
永恒的绿色	孟 驰(126)
启 蒙	涌 津(129)
我的古币	何志彬(132)
金色晚餐	木 鱼(135)
再也不过“平安夜”	龙 萍(143)
“提灯女神”	佚 名(146)



过几天再说	维斯里斯·阿莱克撒克斯(149)
虎 婆	王涌津(153)
誓 言	班台莱耶夫(156)
怀念父亲	小蓉儿(163)
小提琴手的生活	亚历山大·布洛克(177)
不流行的是什么	南 翔(180)
远山如烟	闵凡利(186)
傻 瓜	孙杯芳(189)
面 条	董玉明(194)
考试情结	周晓东(198)
家有钧瓷	刘涵华(201)
落 叶	顾金芬(207)
看参狗	孙秀利(212)





一条缎带	佚名(215)
沙漠之旅	森本哲郎(220)
闻静的故事	子叶(224)
友情是鲜花	姚伊(229)
最准确的回答	徐行(233)
谈“情”说“爱”	白玲玲(236)
千里钟情兼即刻失恋记	李塔塔(241)



这位 13 岁就学会面对生活的男孩，就是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德怀特·艾森豪威尔。



需要勇气的时刻

○○……格雷斯·帕金斯

一个男孩在放学后奔跑回家的路上，摔了一跤。只是擦破了点皮，裤子上边破洞都没有，——可到了夜里，那膝盖开始疼起来。

他 13 岁，是边境线上的男孩子。边疆人是不会对那么小的事情抱怨的。他毫不理会这疼痛，跪下做了祷告，然后又爬上床。他和他的五个兄弟睡一个房间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的腿疼得不得了，不过他还是对谁也不提起。他照例六点起床，上学前喂好牲口。

第三天早上，他的腿疼极了，他已无法到牲口棚去喂牲口了。这天是星期天，全家坐车去镇上了。他一个人留在了家里。当他的父母回来时，那孩子早已上床上，鞋子不得不从肿胀的腿和脚上割下来。

“他为什么不说呢？”母亲哭了，“快去叫医生来！”



母亲用湿布把伤腿包起来，另外又用块湿布放在他滚烫的额头上。

老医生看了看那条腿，摇了摇头，“我想我们得锯掉这条腿了。”

“不！”男孩大叫起来，“我不让你锯，我宁可死！”

“我们等的时间越长，锯掉的可能性越大。”医生说。

“不管怎么样，你锯不掉它！”男孩的嗓音变了，此刻任何一个男孩的声音都会变的。

老医生离开了房间。只听到那男孩在叫他的哥哥，接着他们听到那病孩痛苦的声音，又高又尖，“如果我神志不清的话，埃德，不要让他们锯我的腿，你发誓，埃德，发誓！”

过一会儿，埃德走出房间，跑到厨房里，当他回来时，母亲问他：“埃德，他要你干什么！”

“要把叉子——咬在嘴里可以不叫出声！”然后，埃德就站在卧室门口，两手臂交叉着，很清楚，他在站岗。

两天两夜，埃德就守在那里，睡在门口的地板上，连吃饭也没离开。热度越来越高，那病孩开始胡言乱

语了——他真的神志不清了。可埃德还是没有退让的迹象，他坚守在那里——他向弟弟许过诺的。医生一次次来，一次次回。最后，出于一种无助的气愤，老医生大叫一声：“你们都在看他死！”随后就走出了屋子。现在什么也救不了这个孩子，除非奇迹！

在这可怕的时刻，病孩的爷爷，一个结实的鼓舞人心的老牧民，总是相信信仰可以治病。于是，他们开始祈祷。爷爷、父亲、母亲，最后轮到埃德，第二天晚上，其他四个兄弟也加入了祈祷的行列。

第三天早上，当医生又一次路过时，他看到了一个变化：那条肿腿消退下去了！即使是在那孩子睡着的时候，家里也总有一个人守护着，祈祷着。

又一个夜晚，那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那肿胀全消下去了。三个星期以后，尽管他又瘦又弱，可那眼光却是清澈的，坚定的。他站起来了，靠他的意志。

这位 13 岁就学会面对生活的男孩，就是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德怀特·艾森豪威尔。



一个用丧失站立换来金钱的生命，竟能笑得如此灿烂，似乎用金钱铺就的残疾之路会比健康人走得更洒脱。这难道也是一种幸福？

河南娃

○○……朱予飞

父亲中风那天，我正忙于自考。得到消息后我放下手中的笔赶往医院。一路上深秋的枯叶一枚枚旋下，打在脖颈上，凉凉的。

医院在城郊西街的一幢三进廊屋。样子很古旧，许是久无人打扫，原本洁白的墙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，墙根也斑驳了，仿佛一座废弃许久的古刹寂静而阴暗地立着。

父亲不省人事地躺在病床上。乱蓬蓬的头发遮盖了前额。一时间我感觉心头一颗流星重重地飞掠而过，撞击的隐痛潮起一片水雾，模糊了我的眼……不知何

122 时医生走近我，拍拍肩，安慰道：“看吧，只要醒，就

好……”

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父亲固执地保持着一种状态，等待命运的开启或宣判，使得我也稍稍适应了他的睡眠，开始能抱起一本书，读进点内容。

这间原本局促的病房，又住进一个急诊，是个年轻人，大概 20 出头，皮肤白皙，长得极标致。他真是太年轻了，甚至不曾长出胡须，让人觉得他的到来是上帝的一次失误。

年轻人大概走南闯北，刚刚认识便冲我说：“大哥，能给打壶水吗？”听着那稚嫩的方言，哇，竟是一个河南娃。

打开水的路上，我听医生说，河南娃从内地老家才来没几天，在工地干活被倒塌的砖砸伤了右腿和臂，而包工头只交了 200 元押金，从此就再没露头……

虽然心生些许同情，但他的到来确实打乱了病房原有的宁静——止痛针药性一过，他便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。更为糟糕的是，举目无亲的他一日三餐都成问题，除了几个老乡偶尔露露面，拿一些馒头、方便面之类，便没人再关心他了。



有一次，我坐在陪床的躺椅上正犯困。朦朦胧胧被一阵响动惊醒，张开眼定睛一看，竟是河南娃。只见他用一根细长的木棍吃力地拨弄着我的衣服。我起身忙问：“有事吗？”他迟疑片刻，略带羞涩地说：“我想……上厕所。”当我找来方便器掀开被子，却发现床单已湿了一大片。这时医生也恰好路过，安慰他几句，然后趁护士换床单的机会，凑近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河南娃的病已经恶化，他的下肢也丧失了全部功能，而且……将不再有生育能力……”

时间又过去两天，医生匆匆地来，又脚步沉重地离去。父亲没有醒，河南娃也时好时坏，只是撕心裂肺的叫喊变成了彻夜的呻吟。他那双清彻明亮的大眼睛因睡眠不足而变得红肿。

直到一天，我散步回到病房却发现河南娃异常高兴，睁着他那双好看的眼，不停地哼着一种大概只有他自己能听懂的调子。见了我急忙炫耀说：“大哥，我有钱了，我能回老家了。”原来在院方和几个老乡的催促下，包工头总算良心发现，买了东西来看河南娃，

124 并当场拍了一万块现金，说是回家的路费和今后治病

的钱……

听完河南娃的讲述，我的心一阵颤抖。一个用丧失站立换来金钱的生命，竟能笑得如此灿烂，似乎用金钱铺就的残疾之路会比健康人走得更洒脱。这难道也是一种幸福？

第二天，河南娃被他的几个同乡接走了。这之后不久，父亲也因脑溢血最终撒手人寰。

第二年清明，我和家人驱车东郊，为父亲祭祀。当我来到公共灵堂，准备领走父亲的骨灰，蓦然间却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：河南娃。顿时那张白皙稚嫩的脸条件反射地浮现脑际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忙凑过去，只见一个崭新朱漆雕花骨灰盒上赫然镶嵌着河南娃的照片，那双明亮的眼似乎不在忽闪忽闪地眨动。我的心仿佛冻结了，原来河南娃娃重返故土都不能，竟成为异乡飘浮的孤魂……心情不由灰蒙蒙的，一大颗冰凉的液体跌落在手背，也许世态炎凉就是此刻的感受吧。



十天的军训结束了，同学们的脸全晒黑了，顺着领口的形状，脖子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界线。

永恒的绿色

〇〇……孟 驰

与军人接触，是在技校暑期军训的时候。

36234 部队的官兵们驻进学校，学生们便被他们整齐的队形、绿军装和黑脸庞感召了。军训，对于天天上课上得心烦的我们来说无异于换了空气，大家又新鲜又兴奋。

从此，学校的操场上就出现一个个由班级组成的方块队。教官喊着口令，从最初的稍息立正开始，一直学到军体拳，打一个招式“嗨”一声，一套拳打下来，真有一种气贯长虹的感觉。当时一位调皮的女学生拳脚真的落到前面男生的背上，惹得全班哈哈大笑。

不久，和教官混熟了，同学们就趁中间的休息时
间缠着他讲部队的故事。

十天的军训结束了，同学们的脸全晒黑了，顺着领口的形状，脖子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界线。

暑假，当大家收拾行囊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学校忽然通知不放假，军训 40 天，以迎接十年校庆，届时参加军体拳表演。那时正是流火的七月，我们都傻了眼。

新鲜感过去了，再次的军训变成了烈日下的煎熬。训着训着，就有同学“晕倒”，心知肚明的教官说：“别装了，起来吧，装晕可蒙不住我。”话音刚落，躺倒的那位一骨碌坐了起来。

此招不灵，同学们十八九岁的脑袋凑在一起，又想出一个绝好的主意。男生给教官提议：“你太辛苦了，不如坐下歇一会，我们自行把队伍分组，自己训练，你来监督。”教官欣然同意。看着我们练了几圈后，他去舀绿豆汤。此时，我班的队列已绕到别班方块队面前，正好挡住教官的视线，便趁机一队队从操场外的豁墙处溜走了。顿觉上当的教官健步如飞，把我们活捉回来。

无论何时，一身绿军装的教官们总是纪律严明。连打饭或去图书室都整齐地排着队，给我们留下了深



刻的印象。大太阳底下，他们仍旧衣帽严整，腰上宽厚的皮带处，总有一圈汗渍浸湿着军装。我们问：“你们在部队天天这样，不烦吗？”教官微笑着说：“部队比在这儿苦多了，穿上了这身军装，就得有坚强的意志，军人不同于老百姓。”

冬天，我们去部队联欢。凛冽的寒风，我们直打抖，却见皑皑白雪坚冰中簇绿色的队伍在晨跑。官兵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他们的军营和严明的纪律更令我们肃然起敬。

后来我们毕业了，工作岗位把我们锻炼得成熟起来。忆往昔，那一团绿色，那一段难忘的时光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常想：当年我们怕吃苦，只知道新鲜、好玩和捣乱，从未认真思索过生命的意义，也从未深刻地理解过军人，更没有从意志的反差中审视过自己。原来，军装的颜色是小草的颜色，是顽强的生命的绿色，永恒的绿色……

他一家一户地走，和老姐姐拉家常，与叔伯们谈收成。问得最多的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在家中的表现。临走，他还总要请村人们对他的教育方法提意见呢。



启 蒙

○○……涌 津

村东有座庙，庙里没有和尚没有菩萨，只有刚从村野收来关在里面的数十个玩童和一个严父般的老师。

那群玩童就是七、八岁时的我们，那位老师便是我的启蒙老师钱根培。

那座庙，乡人们称作“土地庵”，曾在民国年间红极一时，也有佛像金身，香烟袅绕。我奶奶年轻时还在那儿卖过烟杂儿，爷爷过世的那天早晨还到庙里喝过茶。六十年代“破四旧”时，庙内的菩萨才被荡涤一清。

庙虽小，却不失其精致。前面一排平房，后面一座大殿，两侧是厢房。我们的教室就设在大殿里。课



桌是从村中农家借来的长台，坐凳均是由自个儿从家里带来的，黑板是两块小木板。三十几个学生济济一堂，分上下两排坐开，便分成了一年级、二年级。钱老师上完一年级的语文，接着又上二年级的算术，一年级的学生则写字作题。至于唱歌、体育这些课，则由钱老师领着我们到庙前的操场上教。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复式班。

钱老师的严是出了名的。早在未上学前，谁家孩子调皮，大人们则训斥说，谁不听话，叫钱老师来把你们关起来。进得学堂，看到钱老师那黑黑的连面胡子，学生们只得毕恭毕敬地听钱老师讲课。我家离校虽不远，但要走相当长一段小田埂。于是每逢下雨，父亲总要送饭给我吃；逢上落雪，父亲又要背着我上学。因我从小“饥骨”，父亲对我格外疼爱。钱老师发现了，就当着我父亲的面训我太“娇”。自此，父亲就再也没有送过我。有一次，我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，居然将他脸面抓破了。钱老师知道后就关了我的饭，不准我回家。不过，比起其他同学来，钱老师对我还是够好的。记得有三个同村的伙伴偷了人家菜地里的